

學校、封鎖、死亡、屍體.....過於衝擊的畫面雖仍清楚映在腦海，卻已像做夢那樣遙遠。

『都無所謂了。』他想。

雖然對於何時才能到達目的地老實說並無任何頭緒，但畢竟是自己決定要拒絕載一程的提議，現在抱怨路途遙遠根本毫無意義。嘆口氣後，將手機塞回口袋內，再次拖起緩慢的腳步前進。

此時不遠處卻隱隱傳來車聲...

=====

韋燕支手撐著臉頰漫無目標地望著車窗外，靜謐的車內只剩下運轉中的空調，整顆心懸在久久未見面的家人身上，內心如同翻騰的滾水，無法平靜下來。

另一邊嬌予坐在駕駛座上，緊繃的心情讓她在上車之後就沒再開口。原先她開車前往外縣市的經驗便不多，只能慶幸GPS現在還可以使用——但除此之外，還有更令人恐懼的東西潛伏在街上，雖然目前還沒遇上，但誰知道轉過下一個街角狀況會是如何？

而遠處確實也出現了動靜，是個小小人影正搖搖欲墜的行走著。

「車...？」有些訝異地將臉轉向聲音來源。

『殭屍！？』人影走的慢又不穩，也難怪嬌予馬上往可怕的方向想去，她嘴裡發出小小的驚呼聲，慌忙的問向鄰座的同伴：「怎、怎麼辦，加速開過去嗎.....？」

聽見旁座人的驚呼，韋燕的思緒立即拉回到現實，望了一眼前方景色，同樣瞧見了那行走不穩的人影，隱隱覺得那背影似乎有點眼熟，視線不禁多停留了一秒在人影上。

韋燕感到有些猶豫，但是車子距離那人影越來越近，瞧了瞧身旁臉色似乎有些驚恐的嬌予，韋燕最終開口：「加快一點吧.....不過別撞上去。」

聽韋燕這麼說，嬌予吸了口氣打算用力踩下油門，卻也發現了對方的衣服似乎很熟悉。「那個該不會是.....小哲彥？」

韋燕一聽，又更加仔細地辨認，逐漸將記憶中哲彥的身影和眼前的人影重合。

「似乎是他沒錯.....但是....」看著那不穩的腳步，腦海浮現出不祥的念頭。「莫非....他已經.....」

「欸欸，不會吧？」雖然韋燕沒說完，但嬌予也聽出了言下之意。雖然她對於這個猜測感到萬分恐懼，但對於認識的對象，她還是無法硬起心腸置之不理。「.....不然，接近看看呢？也許.....也許.....」她無法繼續說下去，但心底還是不想放棄，她握緊方向盤讓車子停在哲彥後方一段距離之處。

「.....」那輛車想幹嘛啊...？

不太能明白對方的舉動，哲彥警戒地握緊手上拐杖，思考著要過去詢問還是繼續走自己的。

見哲彥轉過了臉，表情就如同初次見面時，有些困惑以及戒備的樣子。『至少沒聽過殭屍會露出疑惑表情的。』嫣予放下了車窗探出頭，輕聲的詢問：「哲、哲彥？」

「呃...呃呃？」記得名字叫做...「許嫣予...？」

韋燕注意到哲彥拄著拐杖走路，便開口關切道：「你沒事吧？」

「還好...怎麼了，幹嘛這樣問？」

「你拄著拐杖走路，不像沒事的樣子。」韋燕繼續道。

「啊...這個喔。」拿起拐杖晃了下，「是拿來防身用的啦。...話說回來，妳們居然有車？」

「車是嫣予的。」

「對啊。」放下戒心之後嫣予只感受到重逢的喜悅。「我上次沒說到吧，之前去避難所時本來也打算開車的.....對了，哲彥你這樣走在路上很危險的呀，你要去哪呢？」

「現在只要在戶外都差不多危險啦。」回話完後，總覺和她們講似乎也沒什麼關係，少年轉了轉眼，「台南。」

聽見少年的目的地和她們相同，韋燕感到有些訝異，這難道是所謂的宿命或者命運的安排嗎？腦中轉著諸如此類的想法。

「我們也要去台南。」嘴上說著，並以詢問的眼神望向身旁的嫣予，韋燕認為邀請的主權還是交給車主比較妥當。

「既然如此，乾脆一起去吧？」嫣予並沒有多想什麼，很快的就提出邀請。

「.....」既然目的地一致，應該就不算麻煩人家吧...。況且從剛剛開始就越來越暈，有搭便車的機會他也不想多加拒絕，「那就...謝謝...。」

在哲彥爬進後座時，嫣予打量著少年的臉孔，發覺了那失去生氣的臉色。「不用客氣，難得又遇到了呢，不過.....你看起來臉色不太好？」她有些擔心的加問了一句：「還好嗎？」

「.....只是有點暈而已...」被問這麼多次，還是老實坦承了，「我想是因為剛剛...看到我的學校...人死光了...。」

因為受到打擊所以他才會露出這副一觸即碎的脆弱神情嗎？但是諒韋燕怎麼也想不出其他安慰的話語，唯有放柔聲調：「你先休息一會吧。」

進入車廂後，安全感所帶來的倦意就襲上眼皮，哲彥聽著對方的話只是沉默的點點頭作為回應。

少年看起來是真的累了，疲倦的模樣少見的溫順，也讓嫣予這才意識到哲彥還只是一名高中生而已——這個年紀就與家人分別，想必也相當不安吧？她不禁伸手撥順少年額前的瀏海，也才感受到額上那不尋常的高溫。

「臉好燙啊，你不會是.....發燒了？」

「?...有嗎？」將手背貼上自己的額頭，「...呃嗯。」

看來這解釋了從早上開始就一直存在的疲倦感，雖不清楚原因，但起碼他很確信與殭屍之類的無關。可是她們會怎麼想？哲彥有些緊張地回望前座的兩人。

韋燕一聽，回頭檢視少年身上裸露出來的皮膚，並開口：「你有被殭屍襲擊過嗎？」

「沒有。」他加重了語氣果斷回答。

少年回答得非常迅速，韋燕忍不住懷疑他是否隱瞞些什麼，視線落在對方領口處。

「抱歉.....讓我看看你有沒有傷口。」

「什、什...什什...什麼？妳要幹嘛？」言下之意似乎就是要自己脫下衣物了，想到眼前是兩個女生，哲彥有種恥到了極致的感覺。

瞧對方似乎是誤會了什麼，韋燕攤開雙手表示自己沒有其他意圖，同時解釋：「我只是看一下有沒有傷口，不會做其他事。」

「小哲彥.....」嫣予對那方投去擔心的目光，雖然懷疑少年不是她的本意，但她也明白韋燕的顧慮。「拜託，看一下就好了？」

畢竟還需要拜託她們載自己一程，不解除疑慮是行不通的。哲彥扁扁嘴後咕噥，「我知道了啦...」邊說邊把上衣跟外套都脫掉，好讓人確認自己身上並沒有外傷。

韋燕仔細地檢視過每一吋皮膚，確認無傷口後點點頭示意對方穿回衣物。

「抱歉，懷疑你了。」

「不會...。」

韋燕靠回椅背，視線仍停留在少年身上。

「你一個人走到這裡？」

「之前待的地方離這裡不遠。」

「你多休息，躺下來吧？要是藥就好了……」嬌予依舊擔心的盯著哲彥的臉龐。

「不吃藥也會好的啦…」讓別人擔心有些不太好意思，他躺下之後將臉轉向椅背的方向

少年的舉動似乎是表示想要休息，韋燕也不再繼續搭話，將視線轉回前方車窗外。

見狀嬌予也只好坐正，握上方向盤重新上路。

「不過，哲彥要去台南的哪邊呢？其實我是第一次開車去那裡……」

「…高速公路下來的住宅區…我不太會講…不過到了的時候可以指路。」隱約還記得怎麼走，但得看到四周景物才認得出來。

「嗯、嗯……」聽起來像是有明確的目的地，嬌予想了一會，才輕輕的問出之前沒機會提出的疑惑：「那個……哲彥的家人呢……？」

「……」有些敏感的問題讓哲彥下意識縮起身體，「我不知道。」他淡淡地回答。

「唔嗯……」和前座的韋燕交換了一個眼神，嬌予也不知道該不該繼續問下去，最後還是只能保持沉默，將視線轉回前方繼續駕駛。

『家人』這名詞讓心臟一陣疼痛。

少年拉起外套兜帽蓋住窗外那過分耀眼的藍天，「那妳們咧…？」

「最近剛聯繫上……就一個。」韋燕想起了和弟弟聯絡時談論的內容，表面上語氣平淡，內心則是像被冰針扎過般隱隱疼痛。

「我爸媽兩年前就搬到加拿大了，其他親戚都在台中……」雖然現況與父母分離令嬌予著實不安，但一方面也慶幸他們處在安全的地方。「偶爾晚上還會用視訊聯繫……還好網路還能使用，不然真的會很擔心。」

「喔嗯。」她們也是…都有各自的家務事吧…「那，為什麼要去台南？」

「我和弟弟約在台南會合。」

「韋燕說好不容易跟弟弟連絡上了，現在就是要去找他。」怎麼就是繞不上交流道呢……嬌予一邊說著一邊查看車上的導航系統。

注意到嬌予的神情不太對勁，韋燕微微傾身盯著導航系統的螢幕，並問道：「怎麼了？」

「呀哈……那個，好像找不到路上去，另外一條路是剛剛堵住的那條……看起來是要右轉的……」嬌予顯得有些窘，搬到高雄也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很多路她還沒摸熟悉。

「我看看……」說著韋燕便埋頭研究起地圖。

「找不到路上去...？」撐起上半身望了望外頭景色，「呃、妳有看到那邊的客運站嗎...？往那條路開，然後左轉就是了。」

「啊，我看到了……太好了，開上高速公路之後應該很快就會到了。」總算找到路讓嬌予放下僵硬的肩膀，露出微笑。「聽起來哲彥要去的地方比較近的樣子，我們就先到那兒去？」

問題不知不覺就在她研究地圖的時候解決了，韋燕點了點頭，重新靠回椅背。

「嗯，我和弟弟約在避難所，晚上再去那裡過夜吧。」

「...我跟家人碰頭的話，可能就不會去避難所喔。」

「咦，小哲彥的家人在台南嗎？」

「...嗯...大概。」

「什麼嘛，那太好了。」剛剛聽少年的語氣暗自想像了許多悲傷的故事，但看來不是那麼回事，嬌予不禁語氣也輕快了些。

「嗯。」雖然自己是說大概...但對方的反應也讓他不想反駁了，哲彥只是再次點點頭。

聽著兩人的對話，韋燕也放下了沉重的心情，暗暗替哲彥感到開心。

就在兩人交談之際，韋燕注意到車子正朝著一道佇立不動的人影直直開過去，趕緊出聲提醒：「等等！有人！」

「.....所以說那邊是你家嗎....什、什麼.....？！」聽見韋燕的提醒聲，嬌予下意識踩下煞車，小金龜車發出了「噠————！」的刺耳聲響，也讓車上的人一同往前倒去。

早有心理準備的韋燕，仍是被煞車的後座力扯得一頭往前栽，好在她有使用安全帶的習慣，不過後方的人顯然就沒這麼幸運了。

「？？！！！！」沒繫上安全帶的哲彥直接從椅子上滾落。

「唔呃.....」這一撞讓哲彥有些眼冒金星，肩膀才剛接回去不久啊....。

「嗚.....！」這陣衝擊也讓嬌予差點撞上方向盤，好在車子倒沒直直撞上人。穩住身體後她才抬頭仔細看著前方的人，對方應該也有聽見這陣喧鬧的聲音，但那人卻依舊背對著他們。

韋燕抓了抓垂下的瀏海，將它們撥至耳後，前方人的反應有些不合常理，煞車時產生的噪音不可能像睡前音樂一樣會不小心忽略，對方的反應如此詭異就只有一種可能性.....

此時前方的人終於發覺到自己身後的車輛，緩緩地以不自然的動作轉過上半身，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慘白的面龐，無神而混濁的雙目，慘白的臉頰上有一道怵目驚心的傷口，血紅的嫩肉外翻綻放，而雙唇上和嘴角上殘留著鮮紅的色彩，那顏色是什麼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這、這……」韋燕吞了一口口水，為此刻的巧遇不知該感到幸好他們坐在車子裡還是該感嘆命運的捉弄。

雖然韋燕因為正面直擊而發出了一聲驚嘆，但身旁的嬌予卻已什麼都聽不進去了。

她發出「嗚噫呀啊——！！！！！！！！！！！！！！！！！！！！」聽起來飽受驚嚇的高分貝哀鳴，還順便蓋過了韋燕的聲音。

看起來就像瞬間腦袋裡的理智線被扯斷了一般，她瞪大雙眼持續尖叫著，唯一採取的行動是重重踩下右腳下的油門，處於直線距離的殭屍也就被突然加速的小金龜車給狠狠撞上，也非常戲劇性的倒在車蓋上——雖然只剩下上半身。

看著血肉模糊的殭屍趴在玻璃前，想當然嬌予的爆衝完全停不下來，小轎車就這樣傳出驚叫連連的聲音極速衝刺——

車子速度外加女性高分貝驚叫，讓掉落在座椅下的哲彥一陣頭痛加劇，「冷...冷靜點...」雖然知道這麼講或許沒什麼幫助，但若持續以這速度往前衝難保不會出意外。

同時遭受高分貝尖叫和車窗前血肉模糊的屍塊轟炸下，韋燕覺得自己的腦袋彷彿被丟進果汁機攪拌過一樣隱隱作痛，待她好不容易回過神來，就聽見身後非自願性在車椅下不斷滾動的哲彥試圖想讓駕駛者冷靜下來。

「嬌、嬌予！」一手拍上嬌予的肩膀試圖喚回對方的理智，韋燕也明白再這樣下去肯定會一發不可收拾。

「他、他他他——！」雖然肩膀上的力道讓嬌予稍微冷靜了點，但眼前的殭屍還沒完全死透，「它」看著車內的人們張著嘴巴，臉上的表情似乎越來越扭曲。嬌予直瞪著對方的臉，這次似乎連尖叫都發不出來了，但僵硬的右腳還是持續催著油門。

眼見嬌予露出驚恐的神情，韋燕索性傾身一掌拍下雨刷拉桿，車窗上的雨刷開始刷刷地揮動起來，被推離了幾吋的殭屍，最後隨著風速終於掉下引擎蓋。

看著殭屍終於消失不見，韋燕鬆了口氣，一邊靠回椅背：「呼……」

隨著殭屍離開視線，車速終於也漸漸的緩慢，最後在路邊停了下來。
「……」雖然說脫離了危險，但嬌予還是直挺挺的望著前方，不停的急促呼吸著。

「……」有種看盡人生走馬燈的錯覺，哲彥上半身趴在椅墊上，遲遲發不出個聲音來。
時間過了約幾分鐘有，他才轉過頭去觀察前座兩人，「妳們沒事吧...？」

聽見哲彥的關切聲，韋燕伸手往後示意性地揮動一下，接著拍了拍身旁嬌予的肩膀。

而在沉默的幾分鐘內，嬌予好不容易才漸漸穩定住情緒，但聽見問候聲與感受到她右肩上的拍撫後，她湧上了一股新的情緒。

他轉頭看著兩個人，最後忍不住抱住旁邊的韋燕開始大哭。

「嗚啊——！」

「咦？！」

嬌予出乎意料之外的舉動令韋燕一時間反應不過來，被抱了個滿懷，錯愕過後韋燕伸手拍了拍正在嚎啕大哭的人。

「啊……沒事了，乖，乖。」安撫著嬌予的情緒，韋燕隱約能夠明白嬌予為何會有這種反應，幼小的孩童經歷了過度緊張害怕的壓力在放下心的一刻會有類似的反應……

這麼說來，她記得哲彥的年紀是所有人當中最小的，不要緊吧？

內心思忖著，一邊回頭對哲彥投注關切的視線。

少年似乎沒注意到視線，只是疲倦地爬回椅子上蜷縮起來。

那道落寞的背影看起來和內心受傷的小動物倒有幾分相似。不過諒她身高比平均女生高，也無法從前座伸手到後座。

「哲彥過來一點，我抱不到你。」

「…蛤??？」一臉疑惑的回望

「你太遠了，我抱不到你。」

「為、為什麼要抱我…。」

「你看起來似乎需要抱一下。」韋燕回答。

即使在這種狀況下，他也無法坦率地接受認識不久的人的擁抱。

哲彥快速搖了幾下腦袋，「才沒有，不用啦。」

「真的不要？」

「小哲彥……」終於將臉從韋燕的懷抱中抬起，嬌予已經是一張哭花的臉蛋，但她看起來是比剛剛平靜許多了。

「沒關係啦，剛剛真的很可怕啊.....我也快要嚇死了。」已經將哲彥的舉動解釋為因為害羞而客氣的樣子，嫣予轉身向後座，挺直身體朝沒反應過來的哲彥撲上去穩穩抱住。

「不怕不怕～」

「呃嗯？！」毫無預警之下就被人給摟進懷裡。哲彥瞪大眼睛，一時之間無法做出其他反應，但隨後卻有股確實的酸楚充斥在心裡，他抿抿嘴：「...謝.....。」

眼見兩人抱成一團，韋燕也不相讓，跟著伸手從後方一起抱住其他兩人。

「呵呵.....」感受到韋燕的動作嫣予更是收緊了力道，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氣氛中。

「.....那個...不快點開車，我看等一下又會有東西過來了。」

「啊啊，說的也是.....！」一回想起剛剛的慘況，嫣予的臉上又是一陣愁雲慘霧，急著放開擁抱回到駕駛座上重新啟動車子。

車子繼續向目的地行駛，經歷過方才的事情，三人的內心各自產生了微小的變化，即使未來仍然是一片未知，但是此時三人也各自從彼此的體溫當中獲得了能夠繼續走下去的勇氣。